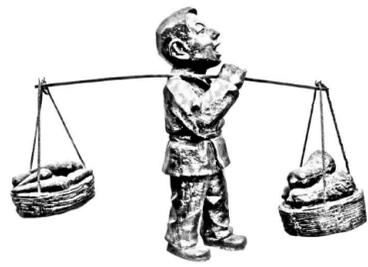




千字文



小卖部记事

◎杨建英

(一)

每当看到街头那些由服务站改建而成的小便利店时,我总会心潮澎湃。这些被称为“小卖部”的店面曾是我童年生活里最难忘的记忆。

我们村习惯把杂货铺叫“小铺儿”“小卖部”“小迈步”(小卖部)的出现,着实让我们村的文明进程实现了“大迈步”。

当年,农村商贸点匮乏,买东西要么去良乡镇赶集,要么去邻村的小卖部。

小卖部有那么大的威力吗?咱先不说。先听一首当年由郭颂演唱的《新货郎》:“打起鼓来,敲起锣哎,推着小车来送货,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,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,铅笔钢笔文具盒,姑娘喜欢的小花布,小伙子扎的线围脖,小孩儿用的吃奶的嘴儿呀,挠痒痒的老头乐……”

喜气、乐气、洋气,您瞧瞧,这么个推车卖货的咋就“嘎瑟”成这样!若是按现在的市场管理规则,这种流动小商贩不被“按倒”才怪呢!不过,也用不着担心,人家聪明至极——自始至终都没说自己是卖货的,而是“推着小车来送货”,嘻嘻!

哎!这还只是四处打游击的小货郎的喜悦,那要是实体店,还了得?

印象中,上世纪70年代初,我们村才有了小卖部,还记得它设在村中央三间坐北朝南的空房子里。

屋子中央是用砖砌成的曲尺形柜台,台面是一块平整的青石板——我一辈子都记着,它对我的伤害刻骨铭心!

柜台后是一排货架,墙角是两口大水缸,盛着酱油和醋。它们所散发的气味算是一种嗅觉标志。无论天涯海角,还是时隔多年,只要逮住一鼻子,瞬间就能回到童年。

货架上的货物远比“新货郎”的车上多:针头儿线脑松紧带,油盐酱醋糖与茶,这些都是常备品,还有些令我恐怖万分——曾在柜台下看到办丧事用的“装裹”与“莲花枕”。

小卖部,是市场经济活动中规模最小的零售企业,主要出售糖果、点心、冷饮、烟酒、日用品等。它的设立着实使村庄沸腾了,最活跃的“水泳儿、浪花儿”当然是村里的小孩子们。买东西可是美差事——

- 提着瓶子去打酱油醋
- 端着盘子去买臭豆腐、酱豆腐
- 拿着碗去买芝麻酱、黄酱
- 偷家里的鸡蛋去换糖果、爆米花
- 省吃俭用攒钱去买散发着水果香味的橡皮
- ……

小铺儿的存在,让从不关心家庭生活的孩子,时刻关注着家里任何可能购物的动向。一旦接线,便会飞奔而去。他们在购物中学会了勤俭运筹(因为家长说“剩下的钱归自己”),学会了加减乘除、学会了经营人生,一个小卖部堪比一所小学校……有关小铺儿购物的情景,永远是我怀旧的蜜糖。

小孩子们打酱油的行为,为国人情感的表述贡献了生动的载体。当年,姜昆先生在相声中说:“一个人谈了八个对象都没看中;后来一想,还是第一个好。结果找过去才发现,人家孩子都会‘打酱油’了!”此般生动表述一直延续至今。时下,泛滥于网络的“打酱油”“吃瓜群众”等用语,都能看到其影子。

您以为打酱油这件事很容易吗?我妈常说:“快,拿上瓶子到小铺儿打5分钱的酱油,等着用呢!”我一路念叨着“酱油、酱油”,生怕记错。可这种记忆方法最容易出事。到了小铺儿,人家问:“买酱油,还是醋?”啊,这一问给问愣了,“买什么来着?是酱油吧?”

售货员急了,忙接过我手中的瓶,闻了闻,灌了酱油或醋。我一路小跑,还时不时地抿上一小口——买货、吃货是那时孩子们的普遍特性。曾有家长端着芝麻酱碗找到小铺儿,说是已经称过了——缺斤短两,要求复秤。售货员不慌不忙,趴在柜台上笑眯眯地问了一句:“您的孩子,您称过了吗?”

(二)

小卖部带给了孩子们无尽快乐,带给大人的又是什么呢?很难说清!虽然那个年月商品大潮尚未出现,但是,这股小商品的“溪流”已经奔涌而来,冲击着我们村每家每户并不坚实的柴扉。

当家男人们感到了空前的压力——以前购物,要么赶集、要么到邻村,小包一装提回家,还算私密。可如今,各色店面开到了家门口,村里家境稍好的,时常打发孩子掂盘子、端碗,大包小袋招摇过街。此外,一旦小卖部进了新货,比如:纱巾、糕点(蛋糕、桃酥、炸排叉、江米条等),能不给媳妇来一条、能不给老人称几块?这一切都在挑战着当家人的腰包与尊严。

小卖部这根经济小杠杠,将原本四平八稳的村庄撬动得有些倾斜了。那年,我的田格本用完了跟家里要,我妈说没钱,只给了一个鸡蛋。在当年,鸡蛋是农村等同于黄金的“硬通货”(一斤鸡蛋约12个,合人民币7.1角),油盐酱醋全靠它。大马村的“GDP”,几乎就是鸡的屁股。

我小心翼翼地握着鸡蛋走进小卖部,想放到柜台上,可个子太矮,加上紧张得手心冒汗,鸡蛋粘在了手上。我以为放稳了,手一抬,粘在手上的蛋“啪”地落在了青石板上——碎了,我的心也跟着碎了!当时小铺里还有几个人,他们都笑了……碎鸡蛋扔了太可惜,还把人家柜台弄脏了。我强忍泪水收拾残局,踮起脚把嘴凑到柜台边沿,用手把“散黄儿”的蛋液划进了嘴里,合着奔涌的泪水一口咽到了肚子里。

往事不堪回首,回想起来满是泪!如今,我仍爱逛这些小商店,虽说商品较少,但货不眯眼、物不乱心。说实话,一进大商场、大超市,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就懵圈,连原打算买的东西都想不起来。城市在一天天变大,商业规模也随之扩张,没有大商场、大超市,大宾馆、大市场怎么行?但再怎么扩大,也别忘了设置这些“小铺儿”——它们最贴心!

开栏的话: 雄伟的将军山屹立在阿勒泰城中,如慈父般用其强壮的身躯为我们遮风避雨,任凭我们恣意索取;奔流不息的克兰河是我们的慈母,以她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们的身心。金山银水滋养我们生生不息,绿水青山、天姿国色,成为心中永恒的眷恋!将军山、克兰河,昨日为我们的生存雪中送炭;克兰河、将军山,今日为我们的未来锦上添花,铺就宽广前程,让雪都的光芒如星辰般闪耀世界;将军山、克兰河,故乡的山水,我为你自豪,在你的怀抱里纵情放歌……“金山往事”是我成长的印记,是刻在心中的年轮,时时萦绕于怀。把它写成文字,是想——告诉年轻一代,幸福生活来之不易;告诉同侪,勿忘乡愁!



克兰河鹅卵石之谜

◎庞秀卿

克兰河是阿勒泰的母亲河!清澈的她穿城而过——河水很浅,非汛期尤甚。克兰河床及两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。河里有圆形石不足为奇,但满河皆是就有些“反常”。我对此好奇不已,总想探个究竟。然而,要解开这个谜题,已超出我的认知范围,不妨先做些猜想——

首先,阿尔泰山山石风化严重。否则,水流难以将山体冲刷剥离,更无法经年累月磨蚀成卵石。为验证猜想,我查阅资料,惊喜地发现:“阿尔泰山在地质构造上属地槽褶皱带,是典型的断块山。”这一地质特征恰好印证了我的猜想,故,颇有破案般的成就感。

其次,需具备地势陡峭、水流湍急、水量充沛的条件。平日温顺的克兰河,每到五月便因高山融雪而“改头换面”——各山沟峡谷支流洪水奔涌汇聚,裹挟着鹅卵石在河床翻滚碰撞,发出隆隆声响,宛若战鼓齐鸣、勇士出征。浑浊的河水猛烈冲撞巨石,浪花飞溅,这是克兰河最壮观的时刻。

更令人费解的是,阿勒泰不仅河床遍布鹅卵石,山坡、戈壁滩上也随处可见。如此大规模的卵石分布,单凭现今的克兰河显然力有不逮!这让我联想到海洋的作用,却苦于找不到阿勒泰曾为海洋的确凿记载。

小时候上山打柴,曾捡到过贝壳化石,很小,像是河贝。那时,我以为这里是古河床遗迹。后来才知道准噶尔盆地确为古海,出土过翼龙化石,但关于阿勒泰山区的地质记载却寥寥无几。

时隔多年,我通过检索确认:阿尔泰山在古生代早中期被海水淹没,后经板块碰撞逐步隆升为陆地山脉。这一发现印证了我“海洋变山地”的猜想。尽管造山运动需经历板块碰撞、造山隆升、复活隆升等繁琐过程,相关理论都很深奥,但我终于明白:地质演变需要亿万年的积淀。又过了许久,我在福海吉拉大峡谷捡到了一枚海洋扇贝化石,更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。

至于古海如何造就如此多的鹅卵石,这个未解之谜就留待日后探究吧!

经历漫长冬季的禾木,水流潺潺,草木青青。天地万物皆然,耐得住性子的等待,终究换来意想不到的惊喜——夏牧场的草园子里,一口大铁锅上支着木桶,锅底柴火不断。铁锅与木桶间的空隙不断冒出蒸腾后的水汽。这是奶酒的最初形态,无色无味,清澈透明。一根木棍中间被刀刻出凹槽,受热蒸发的清流沿槽滴落。这简陋的木制引流管,近乎原始的制作工艺,在我眼里,粗糙却美得高级。看惯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酿酒流程,眼前这原生态场景,让人顿生穿越感、质朴感,更有找回初心的怦然心动!

奶酒

◎刘妍

经历漫长冬季的禾木,水流潺潺,草木青青。天地万物皆然,耐得住性子的等待,终究换来意想不到的惊喜——夏牧场的草园子里,一口大铁锅上支着木桶,锅底柴火不断。铁锅与木桶间的空隙不断冒出蒸腾后的水汽。这是奶酒的最初形态,无色无味,清澈透明。一根木棍中间被刀刻出凹槽,受热蒸发的清流沿槽滴落。这简陋的木制引流管,近乎原始的制作工艺,在我眼里,粗糙却美得高级。看惯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酿酒流程,眼前这原生态场景,让人顿生穿越感、质朴感,更有找回初心的怦然心动!

在乌云其木克家,桌上摆满了各种奶疙瘩,时刻吸引着我的目光——原味,蓝莓、葡萄、杏仁味,长条、方块、圆形的,无不透着女主人的巧思。干净整洁的家居,与浓郁清新的奶疙瘩相得益彰。每年五六月,乌云其木克都会去禾木。“六月的山里,什么都有……”她口中的“什么都有”指的是时令山货——如制作格瓦斯所需的蜂蜜、奶疙瘩的奶源,以及酿造奶酒的优质牛羊奶。

经历漫长冬季的禾木,水流潺潺,草木青青。天地万物皆然,耐得住性子的等待,终究换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夏牧场的盎然生机,如同人内心疯长的热情与理想。河谷边上的禾木村,一缕缕炊烟冲破晨雾,万丈霞光催促万物苏醒。

对乌云其木克和村民而言,奶酒是传统佳酿,工艺独特,属蒸馏发酵酒。从小,乌云其木克的祖母,每逢贵客来访时,必以奶酒和美味的手抓肉款待。耳濡目染下,乌云其木克也对奶酒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夏牧场的草园子里,一口大铁锅上支着木桶,锅底柴火不断。铁锅与木桶间的空隙不断冒出蒸腾后的水汽。这是奶酒的最初形态,无色无味,清澈透明。一根木棍中间被刀刻出凹槽,受热蒸发的清流沿槽滴落。这简陋的木制引流管,近乎原始的制作工艺,在我眼里,粗糙却美得高级。看惯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酿酒流程,眼前这原生态场景,让人顿生穿越感、质朴感,更有找回初心的怦然心动!

远处的雪山若隐若现,草坡起伏如人体肌理,我忍不住想要伸手触摸。起酒前,乌云其木克先朝雪山、草地洒酒,敬天敬地,再将第一碗端给客人。情不知所起,口耳相传的祝酒词、祝酒歌,应声而起。歌声中有酒,酒里有情,歌酒交融。能歌善舞的男男女女沉醉其中,琴弦撩动,舞步翩跹,欢声笑语惬意真切。

我碗里的奶酒半透明,如甘露般滑腻圆润,微酸微甜,奶香浓郁,极具迷惑性。若以为这是奶制品的衍生物,便大错特错——蒸馏次数越多,酒精度越高。当地的特色医疗,常用高度奶酒入药。饮过之后,不知不觉醉倒,正是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。一旁的大姐补充道:“奶酒性温,驱寒、健胃、活血、舒筋。”“再添一杯,迷糊一下再喝。”乌云其木克笑眯眯着劝酒。

我,一口奶疙瘩一口奶酒,奶的固态与液态皆芬芳,入心入脾。而乌云其木克从挤奶、发酵、蒸馏到入口……每一步都一丝不苟。奶酒的醇厚,是人心的积淀、是时间的沉淀,如同禾木天空飘过的圣洁云朵。

有温度的记忆之——

擀毡记

◎常悦平

初夏的风掠过树梢,眼前摇晃的新绿让我想起了故乡山坡上那条永不知疲倦的渠。潺潺流水声里,藏着关于擀毡子的温暖记忆。

额尔齐斯河携着远山雪水奔涌而来,浑浊的渠水没两天便清澈如银丝带,缠绕着村庄的田野与小院,滋养出一片生机。那水流声像是在催促:“该擀毡子了!”

每到这时,家家户户将积攒一年的羊毛搬到渠边清洗。山坡顿时化作色彩斑斓的画布,白的、灰的、棕的羊毛在阳光下泛着柔光。母亲总将羊毛分为三等——最细腻的如云朵,做贴身衣物;二等捻成毛线,织袜子手套;最粗犷的,则需经历一场集体的“洗礼”——在众人协作下擀成厚实的毡子。这种分类,不仅是对物质的珍惜,更蕴含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的智慧。

擀毡子的前一天傍晚,夕阳洒满了小院。母亲蹲在渠边,反复清洗那张用了多年的苕苕草帘子。“帘子得洗干净,不然糟蹋羊毛。”她念叨着。帘子由细密苕苕草编织,经年使用后表面光滑如丝绸。我蹲在一旁,看母亲粗糙的手指在草帘间摩挲,夕阳为她的脸庞镀上了柔光,苕苕草的清香混合湿润的泥土气息飘散——这是擀毡季独有的味道。

山墙根下的空地已被姐妹们收拾平整,铲除杂草、拍实松土,像极了等待书写的画布,又像是在等待一场隆重的仪式。

次日清晨,第一缕阳光爬上屋檐,院子里便热闹起来。鸡鸣似乎也感知到了不寻常的气氛,伸长脖子东张西望。随着“吱呀”一声,院门推开,萨比拉阿姨走在最前,身后跟着三四个帮手。

萨比拉阿姨总戴蓝白相间的头巾,老远就能听见她爽朗的笑声。肩上那根擀毡棒被岁月打磨得油光发亮,如同传家宝。“哟吼,瞧瞧,这地得多干净!”她一进门就竖起大拇指,眼角的皱纹充满了笑意。

铺开帆布,摆好麻绳,蓬松羊毛堆上帘子后,萨比拉阿姨的双手开始了“舞蹈”——抖松、铺展、叠放,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。蓝白头巾打的结在她肩头跳动,宛如翩翩起舞的花蝴蝶。“羊毛要铺得匀匀的,像给娃娃盖被子……”她边忙活边念叨。

最令我着迷的是抽打羊毛的环节。萨比拉阿姨双手各执木棍,扬起无声、落下带风,那节奏像歌谣。棍子起落间,羊毛乖乖“趴”在了帘子上。接着,她起身用水舀舀满水,站在帘子外

侧,低下喝一口,再“噗噗”地将水喷在羊毛上。她眼神专注,嘴唇抿成精准的弧度,水雾扑下,干燥的毛絮瞬间舒展,如久旱草叶承接雨露。

我忍不住学着比划,木棍却不听使唤,每次扬起都带起毛絮,扑在脸上痒痒的。“小丫头,不能用劲儿,要用巧劲!”她伸手指点了点我的鼻尖,手指粗糙却温暖。我这才注意到,她手腕发力时有个细微的翻转,似要将力量均匀散布至每根羊毛。

当羊毛堆至约20厘米高,萨比拉阿姨直起腰,擦了擦额头的汗珠:“行了,该让这羊毛变样子了!”大家跪在帘子四周,小心翼翼地卷边。卷好的帘筒被麻绳五花大绑,四人分两组“拉大锯”。我挤在妈妈怀里,紧握麻绳跟节奏用力。膝盖磕得生疼,掌心磨红,但听着阿姨们整齐的吆喝声,这些不适都化作了参与的快乐。那一刻,“拉大锯扯大锯,姥姥家唱大戏……”的童谣最应景。就在这你拉我扯中,羊毛在时光里重塑形态。

萨比拉阿姨的民谣如约响起,沙哑嗓音如草原的风,带着青草和阳光的味道。唱到动情处,她轻轻摇摆,眼神飘向远方,仿佛看见了牧场上成群的牛羊。在这歌声中,松散的羊毛渐渐密实,在时光的揉搓中获得了新生。

帘卷直径缩至20厘米时,萨比拉阿姨喊了声“停”。解开麻绳,展开帘子——一块厚实均匀的毛毡赫然呈现。凑近闻,羊毛脂香混合阳光与青草气息,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复制的味道。

萨比拉阿姨轻抚毡面,眼中满是笑意。“新人婚床必铺双层毛毡,上层绣吉祥羊角图案,下层压长辈手纺的羊毛线……”她的声音温柔庄重,随后,顿了顿又笑着说:“毡子铺得越厚实,日子过得越踏实。”

那些手工制作、看似普通的毛毡,陪伴牧民走过四季:春天搭毡房,夏天做隔潮垫,秋天裁鞍垫,冬天变门帘。就连边角料,也被母亲们做成鞋垫,温暖孩子们脚步。

如今,商场里的机织毛毯花色繁多,却再难找到阳光的味道,没有了“花蝴蝶”头巾跳动的欢快,也听不到“要用巧劲”的叮嘱。那些扬起的羊毛絮,此起彼伏的吆喝声、流淌的汗水与欢笑,都随时光飘散了!

但每当我触摸真正的羊毛毡,掌心传来的温度总会唤醒深藏的记忆。擀毡子的时代或许已远去,但它留下的不只是实用的毛毡,更是一段被岁月珍藏的深情,一种对生活质朴的坚守,一份关于协作与传承的永恒智慧。